

剧场漫步

「萨赫蛋糕的余味
与欧元的」

双鱼游墨/银川



作者在维也纳金色大厅里。

从德国跨越国境线，看到多瑙河的波光时，你就要进入整个欧洲最讲究、最“凡尔赛”的会客厅了——维也纳国家歌剧院。当然，还有维也纳音乐协会大楼，其中有全世界最出名的表演空间，就是金色大厅。

在维也纳，你可以不吃牛排，但不能不听歌剧。这里的百姓对歌剧的痴迷，相当于咱们对广场舞的热爱，只不过他们的背景音乐是莫扎特和威尔第。

很多人提起维也纳国家歌剧院，第一反应就是贵。

的确，如果你想坐在正中央的黄金位置，像当年的哈布斯堡皇室一样俯瞰全场，花几千元人民币买一张票是常有的事。但在维也纳，艺术从不只是富人的游戏，它还会为每个爱乐者保留一扇“秘密后门”——传说中的“Stehplatz”（站票）。

演出开始前90分钟，你可以去剧院侧门的窗口排队。只需要付出约一杯咖啡的价格（5到10欧元），就能换到一张进入这座顶级艺术殿堂的入场券。

我将为大家分享几则站票的“生存法则”：

占座秘籍：站票区没有号码。你领到票后，第一件事就是冲进场内，把你的丝巾或围巾系在面前的扶手上。潜规则里，“系上围巾即代表占座成功”，哪怕你转身去买香槟，也没人会占你的位置。

站票区不仅能看戏，更能社交。因为，站票区往往能聚集一群全场最懂戏的人，可能是音乐学院的学生，也可能是头发花白、听了50

年歌剧的老剧迷。

要特别提醒那些习惯了“卡点入场”的朋友：在维也纳歌剧院，守时是最大的美德，没有之一。如果你因为贪看多瑙河的落日或因萨赫蛋糕太美味而迟到了，哪怕只是晚了一分钟，迎接你的也将是紧闭的大门。不同于某些剧场可以弯腰溜进去，维也纳有着极度硬核的规定：一旦正戏开始，迟到者绝对严禁入场。

于是，你只能坐在休息大厅的沙发上，通过墙上的电视屏幕“望梅止渴”。你要一直等到中场休息，才能灰溜溜地补位进场。

还记得我们说在波兰可以穿卫衣、在柏林可以穿黑皮衣吗？到了维也纳，就得稍微“收敛”一点了。虽然剧院官方不强求穿燕尾服，但维也纳人骨子里对“仪式感”有着近乎偏执的坚持。你会看到当地的老奶奶，哪怕已经颤颤巍巍，也会换上珍藏的丝绒裙，戴上珍珠项链，打扮精致得体后，才来欣赏一场美妙的歌剧。

在维也纳看歌剧，中场休息同样是重头戏。

当幕布落下，所有观众都像约好了似的冲向吧台。在那里，你要做两件事：第一，点一杯起泡酒（Sekt），并优雅地倚在金色的扶手边，和旁边的陌生人交换一个眼神：“刚才那个男高音的C5唱得真稳，对吧！”第二，寻找萨赫蛋糕（Sacher Torte），并尽情享用。歌剧院附近的咖啡馆里，总有一块属于你的那款蛋糕——浓郁的黑巧克力搭配中间微酸的杏子酱，

绝对是维也纳冬夜里最完美的慰藉。

维也纳的观众是全世界最热情的，也是最挑剔的。关于鼓掌：如果一个歌手表现完美，你会听到整齐划一、震耳欲聋的“Bravo!”。关于嘘声：如果导演改编得太离谱，或者歌手唱破了音，平时温文尔雅的维也纳人也会毫不留情地送上嘘声，但这种情况并不多见。独特的显示屏：别担心听不懂意大利语或德语，维也纳歌剧院的每个座位（甚至是站位）面前，都有一个精巧的电子小屏幕，会提供多国语言的同步字幕。你可以一边听着如丝绸般顺滑的唱腔，一边看着翻译，完全不用担心会无聊到睡着。

在维也纳，艺术不再是橱窗里高不可攀的奢侈品，它就是空气本身，自由且平等。而为了这样一场极美的音乐盛宴，那些看似繁琐的仪式感，又何尝不是一种美呢？那一刻，我也终于原谅了歌剧院那些看似刻板的繁文缛节。毕竟，那种对极致完美的偏执，才是生活最体面的注脚。

我想，那种仪式感，是对天才创作者的致敬，也是对那个不愿向琐碎生活低头的我们，送出的最佳犒赏。

接下来，我们将漫步捷克的布拉格，去看看波希米亚式的浪漫狂欢。

（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旅居多国，已出版小说《西夏陵影》，担任影视剧《致我们暖暖的小时光》编剧等。）

散文橱窗

一月的慢调

李建平/中卫

风里总算带了实打实的冷意，不是深秋那种试探的凉，而是裹着湿润、往衣领里钻的、属于冬天的那种真正的凉。一月的到来，给一整年的匆忙画上了一个悠长的停顿。它不催促什么，只悄然把日子拉得绵软，再松弛些。

清晨宜赖床。窗帘缝里漏进薄薄的光，淡淡的，毫不刺眼，那光晕特意为你留足了辗转的余地。窗外，麻雀醒了，叽叽喳喳，声线断断续续的，不像夏天那样喧腾，倒像是在彼此嘀咕，细碎地交换着关于这个清冷早晨的、无关紧要的消息。

起身推窗，寒气扑面，人一下子就清醒了。天空常是那种鸽子腹羽的灰，云铺得薄而软，边缘被水汽晕开。偶尔透出一小片蓝，是画纸下不小心露出的、怯生生的底色。路边的树早已落尽了叶子，枝条疏疏地伸向天空，线条恣意，却勾勒出生命在减法中显露的筋骨。原来褪去所有修饰反而比层层叠叠时，更叫人窥见风骨。

巷子里静得很。路边小店开门晚，卷帘门向上滚动的声音，笨重地划开寂静。店主探出身，搓着冻红的手，和路过的熟人懒懒地打着招呼，语音里还黏着被窝的暖意。若是在这样的清晨慢走几步，便会看见平日里匆匆错过的种种：墙根下一簇低伏的枯草，姿态却有一种倔强的安详；窗台上蒙着薄尘的多肉，胖乎乎的叶片里，依然锁着一小团凝固的绿。它们都悄悄藏着这个季节细碎的、耐看的暖。

午后的阳光，算是一月最慷慨的馈赠。光线洒在阳台、摊开的书页上，连浮尘都只愿意在光柱里跳一场慢到极致的芭蕾。找个向阳的角落，裹一条厚毯，捧一杯热饮。看水汽袅袅升起，视线微微模糊，心也跟着那团白气，缓缓地舒展开、沉下去。

傍晚来得特别早。才下午6点，天色便一层一层地暗下去。路灯次第亮起，一团一团昏黄的光晕，努力穿透薄雾，把行人的影子拉得忽长忽短，像在练习一种变形的魔法。

常听人抱怨一月萧条、乏善可陈。我却觉得，正是这种从容不迫的调子，滤去了喧嚣，生活的本真才静静沉淀下来。它没有春的热闹、夏的奔放、秋的斑斓，却像一部乐曲终了后，在空气中停留的余震。不必急着合上乐谱，且慢慢品，那空白与寂静本身，便是对流逝的时光，最深情的回应。

（作者系宁夏作家协会会员）